

# 祖父的故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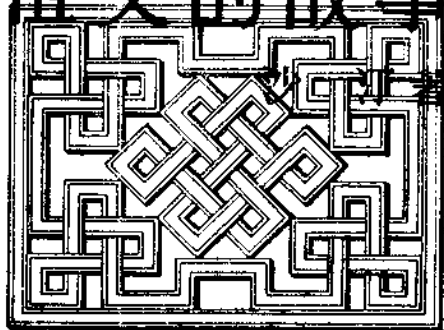
沙汀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 祖父的故事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李济生

封面设计：何和一

# 祖父的故事

沙汀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总发行所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2 精 4 字数 184,000

1962年5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2次印刷

印数：1—45,000册(内精装1,000册)

书号：10078·2161 定价：平：0.78元  
精：1.35元

## 内 容 提 要

本书共收集了作者解放前所写的二十二个短篇，除《土饼》一篇外，都是描写四川农村的故事。这些作品如实地反映了旧时代农村的阴森、郁怒、痛苦的面貌，有力地揭露了反动政权的腐朽本质。作者写农民，写地主，也写反动政府的一些代表人物及其走卒，对那些剥削者们，给予了尖刻的讽刺和揶揄。

## 目 次

|           |     |
|-----------|-----|
| 恐怖        | 1   |
| 土 饼       | 9   |
| 老太婆       | 19  |
| 祖父的故事     | 32  |
| 赶路        | 45  |
| 某镇纪事      | 58  |
| 苦难        | 70  |
| 逃难        | 80  |
| 为了两升口粮的缘故 | 91  |
| 龚老法团      | 101 |
| 轮下        | 113 |
| 消遣        | 125 |
| 公道        | 135 |
| 小城风波      | 150 |
| 和合乡的第一场电影 | 166 |
| 三斗小麦      | 187 |
| 模范县长      | 206 |
| 巡官        | 221 |
| 两兄弟       | 234 |

|    |           |       |
|----|-----------|-------|
| 春朝 | ・ ・ ・ ・ ・ | ・ 246 |
| 生日 | ・ ・ ・ ・ ・ | ・ 263 |
| 退佃 | ・ ・ ・ ・ ・ | ・ 274 |

## 恐 怖

一到夜里，城外自来水厂水车的转动声，就可以分明地听得见了。头上是秋的天空，很高，饰着繁星。垣墙外面的街道，好象是死灭了。平常在这种时候充满快活的草坪、盥洗室，也死灭了，两三堆人都默默地把脚泡在洗脚的木盆里，不作一声，也不动一动。

那个整天坐在炉灶门口、负责烧水的老头子，站起身来，一连打了两个呵欠。

“老师们”，他用渴睡的声音问道：“还要洗么？添水罗！”

盆里的水开始浅浅作响，有的从木盆里提出水流水滴的脚，揩抹着，有的还是不动，有的吸燃烟卷，但没有谁应声。

“好！那我就添水了！”

在人们的沉默中，老头子嘟哝着，随即用两肘在腰肢上几揉，解解痒，就到草坪里水井边打水去了。桶撞着石砌的井壁，撞着水，发出空洞的响声。睡去的蟋蟀也象给惊醒了，唧唧地叫嚷起来。

“唔！”

许多头转向那发出声音的处所去了。

“大家听到什么消息么？”那人抽了口烟，接着说，“连许多艺术家都变成和尚了！可是危险并没有同头发一起削掉！在

少城公园保路纪念碑旁边躺着的那两个，就是地地道道的光头。只要他们顺了手，一马刀，身上粘个条子：杀人放火的共产党！你就只有慢慢地去同阎王爷分辨了！可是，我们却还舒舒服服在这里烫着脚，想心思，看星星，——这水车叫怎么象鬼哭样！”

水车的声响更加大了。这仿佛不是一种声音，而是一种感觉的结晶体，它穿过暗夜，穿过清冷的空气，打在人们的心坎上，引起深思和种种幻想。街上卖馄饨的突然无精打彩地吆喝起来，接着，又没声没气了。

烧水的老头子回转到炉灶边去，取下挂在墙上的烟竿，装上叶子烟卷，在炉门口叭叭叭地吸燃。于是用手捏捏烟头，吐口唾沫，抽将起来。

“那，老师些！当真共起来啦？”

“是呀！同志，”一个胖子半玩笑地说，“说不定明天就会打到成都来呵！记清楚哇，我可没有压迫过你呵。而且，每次烫脚，都是自己提水。”

“你老师呀，怎么总是一来就开玩笑！”

老头子显得有点忸怩，他嘟哝着，搁下烟管，用铁铲掐火去了。

可是，这个充满苦趣的玩笑，并没有引起同学们一点反应，大家反而更沉默了。而在这闷人的沉默中，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皮味和处境想着心思，他们是连星星也怕看了。大都埋下腰身，头仿佛要低垂到膝头上去。从那林木荫翳、黑簇簇的校园那面，送来了凉爽的风。

“这好象在等死呵！”有人摩摩光光的头顶，突地苦笑着嚷

叫说。

“比那还难过呢！”另一个紧接着叹息了，“我相信，那些判了死罪的犯人，会比我们安静：横竖不过一死！我们却象拈阄那样，你说，明天我会拈到哪个字呢？全过碰呵！自然，要是不顺了手，——这个谁也没把握呵！”

“大家门都不出，守闺好啦！要是还躲不脱，那就只有怪运气了！”

这插话的，是一个还穿着夏季学生服的长子。说完，他就趿着鞋子，走向草坪对过的甬道去了；影子随即消失在黑暗里。

接着，别的人也都把脚从木盆里提出来，蹬在长凳上面，用毛巾揩擦起来。

“怎么？”老头子不大耐烦地嚷道，“我下火罗。”

没有谁应一声。人们很快就走光了。各自回到寝室里去睡觉。

在寝室里，有人哼唱着什么曲调，但却突然大吼一声，接着却又刀砍斧切似的不再响了。

夜深深地黑下去，水车底声音也就更凄厉，更撩人了，蟋蟀更了不得地啾啾唧唧地鸣叫起来。

在所有的寝室里，几百支眼睛都直瞪着帐顶和望板。他们不知道动一动，也睡不稳，漫漫的长夜好象把他们闷闭了。有的间或叹一口气，或者叫一声同寝室的伴侣。但是，不管有没有人应声，接着却总是被黑暗同静寂所吞蚀，没有一点声息。一个伛偻着的黑影，显然是一位机警、敏捷的人物，轻脚轻爪，十分迅速地跑遍了每一排寝室，又无踪无影了。

在第三号门牌的寝室里，有人在用一种缓慢沉静的调子聊天。

“你也没睡着呀？唉！我想起一个陈旧的故事来了。说是张献忠刚到四川的时候，借住在一家破庙子里。你知道，说是要造反么，先得找一个人开刀，祭旗。翻开天书一看，唉，那个该用来祭旗的，正是招待他的老年住持。这叫他踌躇了，决断不来。不过，张献忠毕竟与众不同，就先叫那个老和尚到了开刀的日子躲一躲。开刀的日子到了。张献忠带着刀，四下一望，连鬼影子也没有一个！可是时刻是不能错过的，就刷地一刀，向山门外的一株老槐树劈去。树子劈断了。从那空洞的树身里面，却滚出老和尚的头来！……”

突然，从别个寝室里的窗口，跳出一串苦滞的声音：

“唉，哪位密司脱有烟卷么？”

没有回声。显在夹墙上的一团黑影，又一下消失了。远远地传来了红眼圈更夫的木梆声：托——托，托，托。于是幻想小鸟似的飞过，大家的眼睛也更张大了。

他们慑服在老和尚逃不脱的命运之下，想着明天碰着的或生或死，想着那正在百里以外那座名城里进行着的一场崭新的历史性的斗争，他们希望那钝重地落在人心坎上的，是最末一次柝声。水车声更清厉了。

听着水车叫，人便想到那大而平静的河流，两岸蓬生着芦苇和灌木林。月光泻在芦苇上，烟似的林梢上，水上，屹立着的车棱上。而水车转着，转着，不会有片刻停留。我们的历史也象那水车，它更不停地转动着，没有任何迟疑惶惑，更不要说是恐怖了。……

有谁穿过黑暗的走廊走来，拿手掌围住嘴，压低嗓音嚷道：

“老师们，起来呵！……快呀！……”

随着一片相当一致的沙沙声，许多头靠在护窗上了。

“甚么？”

“喏？大声一点！”

“学校遭围住了！”

一切声息，斩钉截铁地静下去。

“怎么办呵！”

有人开始绝叫出来，于是有的也跟着哼声叹了口气。有的则照旧呆呆地说不出半句话来。一种低沉的扰攘，更加使空气静得来怕人了。

“甚么？这是哪里来的？——火柴在哪里呵！”

有谁在门边拾起一张传单，害怕起来。因为那上面写着几句关于庆祝那在百里以外正在进行着的历史性事变的话。

“怎么我门前也有呀！”

“这拿来咋做呵！”各个人都在自己门前发现同样的传单。于是大家在恐怖的海里沉没得更加深了。

“不要怕！这不能算是证据！”

“还是找办事人去交涉一下罢！”一种带哭的声音嚷道。

一个老头子，一支手提着后衣包，踉跄地从甬道上跑了过来。

“不要吵吧！”他招呼道，“有什么嫌疑东西先烧了再说。不会就进来的，天还没有亮哩！”

“先生！该不会乱来吧？”几个声音一齐小声地问。

“当然！他们是按名单捉拿的，——你们是怎么？”

这一反问，使得大家立刻变聪明了，于是齐声嚷道：

“对罗！就是雷打人也要查一个善恶嘛！”

“同学们，把有嫌疑的东西烧了再说！别只管发议论了。”

于是人们退进寝室去了。随即拿出几乎所有的课外读物来，用火柴点燃。火堆很有秩序地排列着，在寒风的吹拂下，喷着烟和火焰。几只受惊的鹊鸟，在校园里那株大槐树上鸣叫起来。水车继续散布着闷人的声音。

“唉，不吉利！象烧倒头纸呵！”

“问你，连小说也一起烧么？”

“是呀！红封面的，毛边的，都会出问题呵！”

一个穿着长衫的同学，坐在阶沿边石条上，用根钢笔杆翻拨着冒烟的纸堆。

“要是我们是一伙的，或许还没有这样危险罢！”他同时慢慢地说：“你看！头也剃光了，书也烧了，心里还是七拱八翘，——怕顺了手！……”

远处有鸡叫了。在苍白的曙色中，黑色的纸灰飞舞着。晓风使人感到寒噤。

有人忽然提出建议：

“唉，我看，同学们！还是睡着等好些呵！不然还以为……”

人们马上一齐悟出这话的含意了，就又赶忙离开阶沿，离开倚着的门枋，跳往寝室里去。

“纸灰哩？”

走进寝室的，又飞快退出来了。

头戴黄色毡窝的校役把头从过道口伸出来。

“老师们，进来了呵……”

黄毡窝随即又没踪没影了。紧接着，在一阵恐怖的袭击下，人们用手、用脸盆，有的用衣兜弄开着纸灰；有的顺手推到砌石下去；有的跑着，唉声叹气，而终于无法可想。然而，每一排校舍却已安排好岗哨了。

在恐怖的包围中，以及吓人的咤吼声中，尽管所有的青年人都应过名，而且在马灯的映照下被仔细审视过了，那位带队的军官却还搔着斑斑酒疵的脸颊，踌躇不决。而在踌躇当中，兵士们则拿明晃晃的马刀在柱子上和门枋上磨擦着，做出准备动手动足的架势。

“大家进各人的寝室去！”满脸酒疵的军官末了叫道。

于是，同学们一齐顶着原封未动的脑袋，轻轻地松着气，吐着舌头，退进各人的寝室里去了。

“这些人都是真名吗？”军官随又横了眼向学监问。

“当然！当……然！”学监忍着呵欠，笑嘻嘻地回答。

但是军官并不就此收场，咬着下嘴唇想了一会，随又扬起眼睛直瞪着那位站在他面前的排长，同时下巴向上一一点，好象是说：“哼！交白卷啦？”

“挨户清查！”于是厉声叫道，随即走向准备室去了。

曙光照在摆在校门口的两尊机关枪上。那个花白胡子的看门人，咳嗽着，一面拿大扫帚扫着地。而在停下来喘气当中，他总要摇头晃脑嘀咕几句。

“这年岁呀，”他叹息道，“真是越来越加古怪！……”

于是摇摇脑袋，又唉声叹气地重新打扫起来。突然，一阵脚步声把他从困惑不解的苦恼中唤醒了：几个兵士拥出一个

发育未全的青年来。他们推着、嚷着，把那青年人押到校门对面的草坪中去了。

那青年人被推向染上曙光的草坪，他一路踉跄着；到了草坪以后，他正想站稳脚步，却已经扑在血泊中了。他伸手向衰黄的草丛撩拂着，但还没有揪住，第二一刀可又劈下去了。简直没有来得及叫一声妈。最后，那个排长在他身上粘上一幅纸条：杀人放火的共产党。

另一簇人又拥出来了。……

一切静寂。街上依然没有行人。人们听着城外的水车叫，就想到那俯瞰着江岸的巨人，不管白昼，不管黑夜，它总一个劲转动着，而在这昼夜交替之际，它的音响也更加激越了。……

一九三二年四月

## 土 饼

黄昏正在临近，人们都还在一声不响地工作着。

他们是三个老头子和一个妇女。因为吃多了榆树皮和含毒的草根，他们的脸是浮肿的，发着病的光泽。

精强力壮的，早就跑掉完了。他们乘着黑夜，带了契约或者佃约，偷贴在县衙门的照壁上、地主的大门上。然后，撇下衰弱的老人和妇孺，有的逃往内蒙的札萨、鄂套，去开垦不要钱粮的荒地；有的则奔上各式各样的生路：兵，匪，流氓，一切为贪酷和饥饿的旋风煽起的集团，去摸索生存法则的新的注脚去了。

这些残留下来的老弱妇孺，在被压榨干了的土地上辗转着，受着生活的煎熬。有些早拖死了，有些还用残余的精力和顽强的意志死死咬住生活不放。

他们已经吃光了侥幸剩下来的桌、椅、板凳、农具、石磨，一口祖传的板箱和两三匹精瘦的狗子。现在，他们正在劈开从房子上拆下来的檩子、屋椽和破旧的门板，预备当柴卖掉。木材早已经腐烂了，石块一劈下去，便腾起一阵黄色的粉末，发出枯朽的声音。

马贩子让自己手里的石块掉下，抓着头皮，懒声懒气地说道：

“明天来吗？”

人们吁口长气，伸起腰肢，毫无目的地向着无边无际的平野眺望过去：大的通黄的落日正在沉没下去。于是，互相瞟了一眼，各人便都拍着手上的尘埃，准备停歇下来。

那支抓着头顶的手蓦地垂下。

“又叫起来了。”

他曾经有过四五匹骡马。可是，不明不白的，一声炮响，所有的牲口的臀部上通通盖上官家的火印，变成官牲口了。他吊着下巴，目光炯炯，呆痴痴地瞪住前面。他的声音象刷沙锅的响声一样。

其他的人屏了一忽儿气，闷声闷气的哼道：

“没说的了。这还有甚么说的呢！”

他们都在心里反复着那个古老的谶语：

“鸡叫早，催粮草。”

他们记起白狼造反的年代，青年人是怎样地脸上发烧，爱说话，心跳，恰象喝了醉人的佳酿一样。有钱的雇了团勇，抱着矛杆子守夜，把女人和描金箱子送进县城里去。那时候，也是一到黄昏，荒鸡就叫起来了。

然而，现在和原先不同了，不单是不吃符水，还有他们没有领悟出的更加深刻的道理。他们联想起各式各样的传闻，翻着眼睛，仿佛要仰视自己的睫毛似的，仿佛努力要想象出正在那古老河流的西岸燃烧着的辉煌的火炬。

鸡还在拖长声音叫着，啼唱出一种磨折人的空洞和不安。

马贩子往那传来鸡声的方向望过去了。那里的房舍还是完整的，住着村长，乡绅。短墙外面屹立着碉楼。那黑色的瓦

浪，蜿蜒的土墙，碉楼顶上的女墙，看去是顽固，而且丑恶，给人一种残酷无情的印象。

最后，他抓着头顶，嘶声道：

“他们还养鸡呀。”

于是，人们便想象起那肥肥的家禽，咬着嘴，用不平的调子附和起来。

“我们可连蚤子都没有一匹呵。”

只有那女的一直默不作声。

她的丈夫被拉夫拉失踪了。给她留下来的，是三个毫无工作能力孩子，饥饿和磨折。她坐在已经劈断的柴堆上，一手托住下颏，瞧着另一支手的苍白的掌心。

当人们都沉默下来的时候，她却带点张皇问道：

“真的容易卖么？”

马贩子连自己也不明白的生起气来。

“怎么不容易卖？——唉！……”

有人不满的插嘴道：

“怎么每回你都泼冷水呵！”

最令他们烦躁的，就是：他们是拿一种碰运气的心情做着这一切的，他们随时都得用侥幸支持起自己，而她竟来戳破这个自欺的障壁。他们重又落进疑惧的深渊里了。

拄着木棍，泥水匠拖完三里路的长途，回转 to 麦场上来。这是一个烟鬼。早上想出出色的主意，跑到镇口的东岳庙里，悄悄拔掉了判官的舌头。那上面涂着往日献神的鸦片烟汁，研细，就能够暂时续起生命的断丝了。

泥水匠习惯的搔着手肘的关节，瞬着懒洋洋的眼睛，脱声